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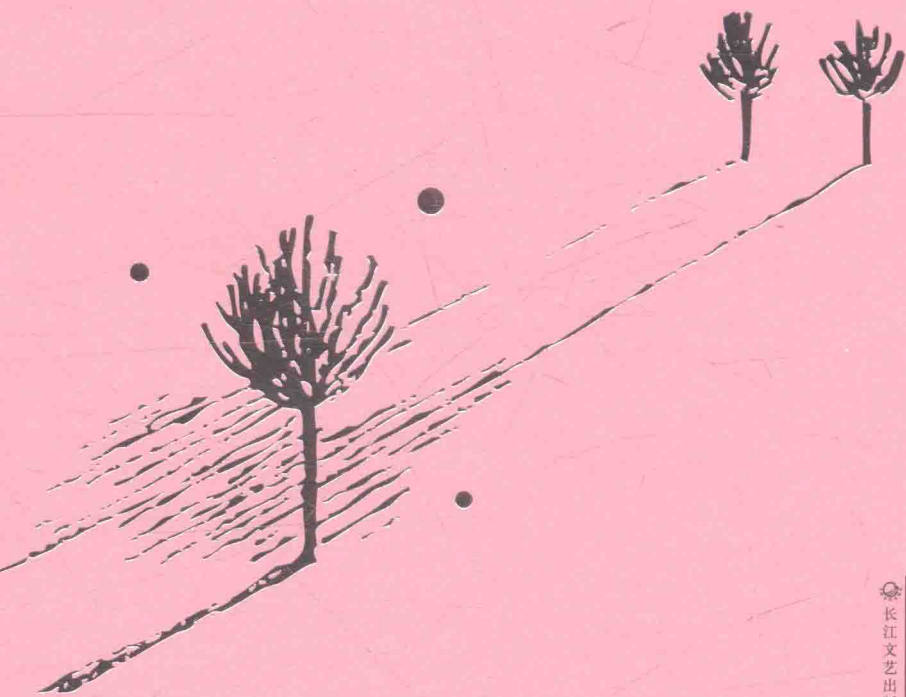
七里香

席慕蓉诗集



席慕蓉

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席慕蓉诗集



七里香

席慕蓉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里香 / 席慕容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9
(席慕容诗集)
ISBN 978-7-5354-9537-2

I. ①七… II. ①席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3175号

版权所有©席慕容

本书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(纸本平装书)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-2016-303 号

责任编辑: 孙琳 李潇 方莹 刘程程

特约策划: 高娟

封面设计: VIOLET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邱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6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行数: 2590行

定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诗的瞬间

——代序

(一)

2001. 2. 21 台北至淡水的途中

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，都是自己的生命。有人终于找到出口，有人却误入歧途。

我发现，原来我爱的常是那些知道自己已经迷途的诗人。知道这是歧路，这一切并非原初的想望；可是，那样的徘徊复徘徊，以及不知所从，或许才是诗的真义吧。

诗，不是理直气壮的引导，更不是苦口婆心的教诲，诗，只是一个困惑的人，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。

(二)

2002. 6. 27 从克什克腾到呼和浩特的火车上

诗是挽留，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。

诗是表达，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，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。

诗，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：如果，如果曾经是可能……

诗，是一件从自己手中坠落的极珍贵的瓷器，酡红与青碧，是记忆里慢慢捡拾的碎片上浮出的颜色和心悸……

诗，终于只能是
生命在回首之时那静寂的弥补。

因此，诗人与读者的沟通绝不可能在群众旁观之下完成。真正的“素面相见”，只有在独自一人面对书中的一首诗的时候才可能发生。

(三)

2003. 9. 18 草原列车上

难以形容在牛河梁那天晚上来回两公里如水般的月光，在通往女神庙的山径上。

两公里的月光，可以是一首诗的标题吗？如果要写，以什么样的字句可以完整地显示出那澄

澈清朗的月色以及那层层叠叠铺满了一地的清晰无比的树影？还有，还有那安静地伴随在我们身旁的五千五百年的时光？

人说时光如逝水，可是，在蒙古高原之上，在这苍茫万里的大地之间，我却发现，一切都没有离开，一切都从未消失。就如那夜在月光下行走的我们，对松林间的光影并不陌生，只觉得似曾相识，如遇故人。

我在当时轻声询问朱达先生，土地是不是真的具有灵气？他说：“有的。”平日沉默寡言的考古学者，心中想必另有一种丰美境界吧。

在母亲的土地上，我是备受宠爱的女儿，给了我教诲，也给了我，难以描摹的至美。

(四)

2005. 3. 15 野柳海边

昨天有新书发表会，在众人之前朗读一首旧作《借句》，读到那一行“要如何封存 那深藏在文字里的我年轻的灵魂”之时，忽然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就落泪了。

难以解释的突发事件，找不出什么恰当的借口可以掩饰或者说明。

只能猜想，在诗里另有一个我，她的本质是现实世界里的我所难以了解和衡量的。仿佛她已隐忍很久了，所以才会突然出现，是生命内里的矛盾与混乱吗？还有不安与不甘……

在尘世间循规蹈矩地活着，参与着，似乎以为一切本该如此了。幸好，幸好还有诗，才能忽然在瞬间点醒了我。

(五)

2016. 3. 3 淡水家中

曾听一位讲者在台上说，要如何如何才能写出伟大的诗篇来，仿佛在传授秘笈般的慎重，我的心在当时就寂然退下。

人还坐在讲堂里，却已经听不见什么了。我知道自己生性愚昧，却不能不坚持，“伟大”这件事是不能事先预订的，而且与诗无关。

写诗是生命的要求，它要求的只是诗本身，并无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。

即使如杜甫也曾经说过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那样的话，可是，我相信，在他每首诗当时的触动里，绝对不会有有一个“伟大”的目标高悬在前，杜甫诗中的苦民所苦，是真正的疼痛啊！

(六)

2016. 8. 14 淡水家中

年少时在日记本里的涂鸦，源自流离与寂寞的处境，没想到，诗，从兹竟然安顿了我困窘的身心。那个年岁，诗，是在丛林里的冲撞，是终于完好地奔回洞穴之后静静流下的泪水。

中年的我，谨小慎微循规蹈矩。没想到，提起笔来，竟然如此执拗，从不肯对任何的干扰屈服，我行我素，一心想要寻回那些错过的溪涧与幽谷，那些依稀的芳馥……

如今，甚至也不接受我自己的劝告，明明知道去书写原乡那辽阔深远的时空沧桑非我力所能

及，却不肯罢休。

诗，在此时，对我已非语言、意念和几行文字而已，它是生命本初最炽烈的渴望，如离弦之箭在狂风中，犹想射向穹苍。

(七)

2016. 11. 14 淡水书案窗前

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七本诗集平装新版，内含从1959年到2011年的诗作，社方征序于我，欣然摘取六则“诗的瞬间”献上。

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喜欢读诗，写诗。到了高中，立志修习绘画，之后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，再留欧专攻油画和铜版画，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，一面开画展，一面准备回台湾教书。然后，回到岛上，在大专院校的美术科系里担任教职，就这样认认真真地过了许多年。因此，诗好像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爱好而已，既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也没有远大的志向，更没有机会去求得技法的精进；这么多年以来，只是顺从着心中的触动与渴望去写，

诚恳而又安静地，一直写到今天。

今天，时光已老，我才在回首之时欣然领悟，生命中一直有诗相伴，是多么难得的幸福。

其实，叶嘉莹先生早就说了：“读诗与写诗，是生命的本能。”感谢这美好的本能从来没有将我舍弃，总是不时现身提醒。

今天，愿以我敬爱的叶先生之嘉言，与每一位读者共勉。

生命因诗而苏醒

——二〇〇〇版序

散落在四处的诗稿，像是散落在时光里的生命的碎片，等到把它们集成一册，在灯下初次翻读校样之时，才惊觉于这真切的全貌。

终于知道，原来——

诗，不可能是别人，只能是自己。

这个自己，和生活里的角色不必一定完全相称，然而却绝对是灵魂全部的重量，是生命最逼真精确的画像。

这是我为我的第四本诗集《边缘光影》所写的序言全文，出版时间是一九九九年五月，离上一本诗集《时光九篇》的出版，已经有十二年之久。

时光疾如飞矢，从我身边掠过，然而，有些什么在我的诗里却进行得极为缓慢。

这十二年之间，由于踏上了蒙古高原，从初见原乡的孺慕和悲喜，到接触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敬畏与不舍；从大兴安岭到天山山麓、从鄂尔多斯荒漠到贝加尔湖，十年中的奔波与浮沉，陷入与没顶，可以说是一种在生活里的全神贯注，

诗，因此而写得更慢了。

但是，要等到把这十二年之间散落在各处的诗稿都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诗即使写得很慢，却依然忠实地呈现出生命的面貌，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，果然距离越来越远，因此而不得不承认——

我们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时刻，就会写出怎么样的诗来。

但是，但是，在这逐渐而缓慢的变动之间，有种特质却又始终如一。

在写了出来或者没能写出来的诗行里，有些什么若隐若现，不曾改变，从未稍离。

此刻来为新版的《七里香》和《无怨的青春》校对之时，这种感觉更是特别强烈。

《七里香》是我的第一本诗集，初版于一九八一年七月。《无怨的青春》是第二本，初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，离现在都快有二十年了。中间偶尔会翻动一下，最多只是查一两首诗的写作日期，或者影印一些给别人当资料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为“东华”和“上海文艺”出选集的时候稍为认真地看一看之外，从来没像此刻这样逐字逐行逐页地重新检视，好像重新回到那已经过去了的时光，那些个曾经多么安静和芳香的夜晚，在灯下，从我笔端从我心中，一首又一首慢慢写出来的诗。

这些诗一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，也由于它们，才能使我看到自己。知道自己正处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，所有繁复的花瓣正一层一层地舒开，所有甘如醇蜜、涩如黄连的感觉正交织地在我心中存在。岁月如一条曲折的闪着光的河流静静地流过，今夜为二十年前的我心折不已，而二十年后再回顾，想必也会为此刻的我而心折。

——《七里香》第 121-122 页

果然是这样。

在接近二十年之后的此刻，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些诗，恍如面对生命里无法言传去又复返的召唤，是要用直觉去感知的一种存在，是很难形容的一种疼痛，微颤微寒而确实又微带甘美的战栗；而在这一切之间，我终于又重新碰触到那几乎已经隐而不见、却又从来不曾离开片刻的“初心”。

初心恒在，依旧素朴谦卑。

我一直相信，生命的本相，不在表层，而在极深极深的内里。

不管日常生活的表面是多么混乱粗糙，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最幽微的地方，其实永远深藏着一份细致的初心——生命最初始之时就已经拥有的，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。

诗，就是由此而发生的。

少年时第一次试着写诗，是在读了“古诗十九首”之后，那种惊动，应该是对文字的启蒙。诗并不能成段落，都留在初中二年级的日记本里了，是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事。

而在我诗集中最早的一首诗《泪·月华》，写成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，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刚开始不久。

从一九五九到一九九九，四十年间，虽然没有中断，写的却不能算多，能够收进这四本诗集里的诗，总数也不过只有两百五十二首而已。

时光疾如飞矢，从我身边掠过，然而，在我的诗里，一切却都进行得极为缓慢。

这是因为，在写诗的时候，我一无所求。

我想，这是我的幸运。因为我从来不必以写诗作为自己的专业，因此而可以离企图心很远很远，不受鞭策，不赶进度，更没有诱惑，从而能够独来独往，享有那在创作上极为珍贵难得的完全的自由。

我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。因为，四十年来，在绘画上，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受那企图心的干扰，从来也没能真正挣脱过一次啊！

当然，距离企图心的远近，和创作的品质并不一定有关联。而且，无论是何等样的作品，完成之后，就只能留待时间和观赏者来做拣选，对作品本身保持永远的沉默，是一个创作者应该有的权利和美德。

不过，在这篇序言的最后，我还是要感谢许多位朋友，谢谢他们给我的鼓励 and 了解。

我要谢谢大地出版社的姚宜璞女士，我的第一和第二本诗集都在大地出版，十几年的合作非常愉快。姚女士给我的一切，是一定要深深道谢的。

谢谢晓风，愿意引导我。

谢谢七等生和萧萧，两位在十几二十年前就为我写成的评论长文，这次才能郑重放进书中，重读之时，更能领略到其中的深意。

谢谢简志忠先生和圆神的工作伙伴，让新版的两本诗集能有如此美好的面貌。

还要谢谢许多位在创作上给了我长远的关怀和影响的好朋友。

更要谢谢我挚爱的家人。

最后，我也要谢谢在中文和蒙文世界里的每一位读者。

我的文字并没有那么好，是你们自身的感动给它增添了力量和光泽；我的世界原本与众人无涉，是你们诚挚的共鸣，让我得以进入如此宽广辽阔的人间。

我从来不知道，仅只是几本薄薄的诗集，竟然能够得到如此温暖的回响。

这几十年来，在我个人的生命里，因着诗集的出版而得以与几百万的读者结缘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遇。

有时候，在一些没有预知的角落，常会遇见前来向我致意的读者。在最初，我常常会闪躲，觉得不安。但是，慢慢地，经过多年以后，我终于领会了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，在心灵最幽微的地方，我们都拥有一颗素朴和谦卑的初心。

那么，就相对微笑吧，不必再说些什么。我们都能明白，不管生活的表象是多么混乱粗糙，也没有分什么性别和年龄，在提起笔和翻开书页的时刻里，除了诗，我们真的一无所求。

在心灵最幽微之处，生命因诗而苏醒。

二〇〇〇年的初始，写于淡水画室

江河

张晓风

一、一个叫穆伦·席连勃的蒙古女孩

猛地，她抽出一幅油画，逼在我眼前。

“这一幅是我的自画像，我一直没有画完，我有点不敢画下去的感觉，因为我画了一半，才忽然发现画得好像我外婆……”

而外婆在一张照片里，照片在玻璃框子里，外婆已经死了十三年了。这女子，何竟在画自画像的时候画出了记忆中的外婆呢？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讯息呢？

外婆的全名是孛儿只斤光濂公主，一个能骑能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，属于吐默特部落，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。她老跟小孙女说起一条河（多像《根的故事》！），河的名字叫“西喇木伦”，后来小女孩才搞清楚，外婆之所以一直说着那条河，是因为——一个女子的生命无非就是如此，在河的这一边，或者那一边。

小女孩长大了，不会射、不会骑，却有一双和开弓射箭